

醉 紅 顏

ZUI
HONG
YAN

傲世临川

【下册】

暮秣泱泱 | 作品

XUNMOYANGYANG
WORKS

炼丹、炼心，在她恣意潇洒时，
那道绝世身影，锋芒尽敛，永远就在她身后。
三千世界，芸芸众生，他只愿为她撑起一片晴空。



萬國寶庫
貿易通商
中華民國

萬國寶庫
貿易通商
中華民國



醉紅顏

ZUI
HONG
YAN

傲世臨川

【下冊】

尊株泱泱

作品
XUNMO YANGYANG
WORKS

第二十一章 渡海入圣元，药塔斗天骄

赴圣元帝国的时间已到，众人在沐城休整了两日，便开始准备登船。

站在码头上仰望楼船，巨大的楼船高十丈，宽十二丈，长百丈，人站在上面，就好像站在海中的小岛上一般。

四层的船舱足够所有人居住、生活。

船底的仓库里堆满了各种药材，还有淡水、食物和其他物资。

一切准备就绪后，庞大的楼船缓缓驶离沐城的码头，向无妄之海驶去。

慕轻歌站在船头，迎风而立，望着无边无际的海水，在心中道：“混元天极焱，我来了！”

无妄之海由北向南隔断了陆地，成为三等国通往圣元帝国的唯一阻隔。

从秦国的沐城码头出发，是去往药塔总院最近的海路，因为药塔总院就建在无妄之海的另一端，所以每次运送药物回去都是从沐城出发。

一个月都在海上漂荡，除了最初几日感到新鲜之外，剩余的时间里大家都觉得百无聊赖。

慕轻歌更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不停地修炼。

这一日，她结束闭关出来，刚走出船舱，就听到从甲板上传来不少人喜悦的惊呼。

循声走过去，慕轻歌才发现，药塔的弟子都集中在船头，朝着远处不断张望。

“慕师弟。”

慕轻歌被突然传来的声音喊住，她转眸望去，看到了向自己走来的赵南星。

“赵师兄。”

赵南星笑道：“你出关了？”

慕轻歌点了点头，又看向聚在一起的药塔弟子，问道：“他们在干吗？”

赵南星脸上的笑容也带着几分欣喜：“看到陆地的轮廓了，大家都很高兴。”

“这么说快到了？”慕轻歌眸中一亮，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

赵南星点了点头：“或许吧。”

“想不到这一路竟然如此顺利，几乎是风平浪静。”慕轻歌感叹道。早知如此简单，她自己直接上路就好了，又何必去争夺什么送药资格？

“非也。”赵南星听到她的话后，却摇头否认。

慕轻歌眉梢一挑，好奇地看向他。

赵南星含笑解释：“我们之所以一路顺畅，除了天公作美之外，还因为这是药塔的船只。”

“有区别？”慕轻歌的眉梢挑得更高。

赵南星向甲板前方走去，海风吹过，将他身上的浅绿色长袍吹得猎猎作响。慕轻歌跟着他走过去，等着他的解释。

“每一年，从三等国前往圣元帝国的船只都很少，每一艘船都必须登记在册，审核通过后，才被允许进入无妄之海，这是圣元帝国对三等国船只的要求。而且，无妄之海上有很多孤岛，岛上会有一些势力盘踞，若是普通船只，还不等驶入圣元帝国境内，恐怕就会被连人带船掳到孤岛上。”赵南星向慕轻歌解释。

慕轻歌心中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圣元帝国对三等国的船只有限定，没有资格的船只无法驶入圣元帝国境内，再则就是无妄之海上有海盗打劫过往船只。

但是……

“为何圣元帝国会放纵这些势力在海岛上生存？”慕轻歌问出心中的疑惑。

赵南星反倒奇怪地看向她：“这些海岛都是孤悬陆地之外，那些人自甘堕落，自我流放至此，为何说是放纵？何况，那些势力也是有眼力见的，从不招惹圣元帝国的船，就好比药塔的船。那些被招惹的都是三等国的船只，被劫了也只能自认倒霉，没有哪个帝王会因此耗费国力去攻打他们。”

赵南星的言论让慕轻歌惊呆了。

她习惯了前世的国界标准，在她看来，只要是属于一个国家的疆域，海、陆、空都是不容侵犯的，但是，对这里的人来说，这些海岛就好像是一片三不管地带，不受国家管束。

估计大部分人都是作奸犯科之后，在陆地上无法生存，才转向海外，进入孤岛势力之中。

慕轻歌摇头，无声地笑了笑，看得赵南星云里雾里，不明白其含义。

慕轻歌这才明白为何司陌建议她跟随药塔的船只进入圣元帝国。这的确是最节省时间的办法，若等她自己找到船，获得圣元帝国的进入许可，再渡海，与若干海盗纠缠，都不

知道要几时才能踏上圣元帝国的土地。

说话间，两人已经站到了船舷边上，远方模糊的大陆轮廓映入他们眼中。不管如何，在大海上漂泊了月余，如今能看到陆地，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之事。

慕轻歌远眺前方，心情是很舒畅的。

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萌萌已经醒来，个头长大了不少，小世界中的很多地域也解封了，她找到了不少给龙牙卫们的武技，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两日后，船开始靠岸。

陆地上的一切也越发清晰，却没有众人期待中的市集或繁华的城镇。他们看到的，除了一个供船只停泊的码头外，就只有山峦树木。

“原以为可以看到圣元帝国的城池，没想到看到的是一片荒郊野岭。”有弟子失望地道。

慕轻歌五人站在一起，看向岸边。

岸上已经站了一些人。

慕轻歌眼尖地认出，其中一人正是当日前去药塔分院的长老，似乎是叫夏天无。

在他身边还站着几个神情倨傲的青年，应该是总院的弟子。

巨锚缓缓落下，沉入水底。

搭好船板，夏天无带人走了上来。

他没有理会其他人，直接在人群中找到慕轻歌，向她走了过来。

“你来啦！”夏天无和颜悦色地对慕轻歌道。

慕轻歌微微颌首：“夏长老好。”

“来了就好，你且在此稍等。”夏天无微笑着点头，然后才与护送药物的药塔长老说话。

赵南星对慕轻歌笑道：“看看，这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慕轻歌冲他挑眉：“你若喜欢，让给你如何？”

“免了。”赵南星迅速向梅子仲靠近几步，笑道，“看这夏长老对你的态度，你是灵级丹师的消息恐怕已经在总院传开，总院中不知有多少天赋傲人的人等着与你切磋呢。”

梅子仲沉默了一下，担忧地对慕轻歌道：“赵师弟说的并非没有可能，轻歌你要小心。”

慕轻歌莞尔道：“无所谓。”她本就不打算在总院多待，找个机会就溜了，到时候他们上哪儿找她切磋去？

夏天无安排人开始搬运药材，同时，各国的护卫队全部要离开，墨阳带领的龙牙卫也在其中。只不过，他们的路不同，慕轻歌给他的命令是不必在圣元帝国中久待，直接去戎国幽海。

各国的护卫队离开之后，剩下的人便都是药塔的长老和弟子。

将药材清点完毕后，夏天无招来两头巨大的飞行兽，一头驮运药材，另一头则负责驮载长老和弟子。

看到飞行兽，慕轻歌有些奇怪，既然总院有这么厉害的飞行兽，干吗不直接走空运，还要那么麻烦走海运？

她将这个困惑说出，顿时惹来了其他几人的好奇。

最终，还是梅子仲淡淡地道：“我曾听师父说过，总院给分院的东西可以用飞行兽驮去，但是从分院运往总院的东西，只能靠人力。”

“这是为什么？”朱苓不解地问。

梅子仲长而翘的睫毛颤动了一下，摇头：“不知道。”

赵南星轻蔑地笑道：“或许只是为了突出总院与分院的不同，存心折腾我们呗。”说着，他朝那几个总院弟子仰了仰下巴，冷笑道，“看看人家，连正眼都没有给过我们一个。”

慕轻歌清透的目光从那几个总院弟子身上淡淡扫过，对几人提醒道：“圣元帝国果然是一等帝国，物资丰厚，灵气充足，年纪轻轻便能进入青境中阶。”

“什么？！他们……”赵南星的瞳孔倏地一缩，有些不敢相信。

在三等国，像他这个年纪，能够修炼到绿境、青境，已经属于同辈中的佼佼者，当然，慕轻歌这种妖孽除外，却不想，总院这几个弟子居然都是青境中阶修为。己方五人之中，居然只有慕轻歌才能压住他们。

总院中，比他们更厉害的人肯定还有。

慕轻歌的话，让四人眼中都充满了凝重之色。

特别是朱苓，她的灵力修为不过是黄境，而且，她还想留在总院。看来，若不能在炼丹术上有所提高，恐怕很难达到目的。

慕轻歌看出她的担忧，便安慰道：“那个夏长老看着不错，你可以将你想留下的意愿告诉他，请他帮忙。”

朱苓忧心忡忡地点头。

一切安排妥当，夏天无走到慕轻歌身边，对她道：“跟我走吧。”

慕轻歌却没有动身，而是看了看身边四人。

夏天无会意，笑道：“你们几个我也有印象，一起来吧。”说罢，便将五人领到飞行兽脖颈的位置，然后招呼其他人上来。

总院的几个弟子分别站在边缘之处，似乎是为了防止意外，比如防止弟子从空中掉落。

他们的神情冷漠倨傲，对于分院弟子的刻意攀谈根本不屑理会，弄得分院来的弟子更加小心翼翼，不敢放肆。

飞行兽飞行了一段时间，越过地面的崇山峻岭，终于缓缓降落在一座山谷的外面。

从飞行兽上下来，慕轻歌便看到一群穿着药塔弟子服装的人从山谷中走了出来。这群

人隐隐以一人为首，那人被众星捧月般拥在中间。

看到那人，夏天无不由得皱眉道：“景天？你怎么来了？”

被唤作景天之人便是那被众人拱卫之人。他身材修长，五官也算俊美，细柳眉带着几分阴柔和书卷气，给人灵秀清雅的感觉，但是，他眉宇间的神情太过倨傲，仿佛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破坏了他的美感。

面对夏天无的质问，他毫不在意，只是浅浅一笑，傲然地道：“我听说分院的灵级丹师到了，自然要来拜访一二。”

这话乍听上去并无大碍，但是，此人将“拜访”二字咬得极重，令人听着总觉得其中有一股火药味。

“不得胡闹！”夏天无脸色一沉，厉声阻止。

景天轻挑唇角，淡淡的笑容中藏着些许倨傲：“这是正常的交流，夏长老为何说是胡闹呢？”

说罢，他那双倨傲的眼睛缓缓移动，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分院弟子的身上。

大部分人他都是轻蔑地一扫而过，当他的目光定住时，是落在了慕轻歌五人身上。

被几人围住的妖冶红色令景天眸中闪过一抹惊艳，然而惊艳还未消，浓浓的妒忌之色便浮了上来。

“天地间居然有俊美如斯的男子？”景天在心中暗道。

他收敛了眸中的情绪，不动声色地看向慕轻歌身边四人。

一看之下，他才发现，这几人居然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十分出众。

那白衣男子缥缈如烟，淡漠出尘。青衫锦袍的男子青翠如竹，自带贵气，温润潇洒。绿衣女子呢？妩媚妖娆，天生带着一种撩人心魄的风情。

当看到商紫苏时，景天眸中顿时一亮，似乎这个孤冷高傲、清丽绝伦的女子引起了他浓浓的兴趣。

他的目光有些贪婪地在商紫苏身上上下打量。

这目光让商紫苏感到极为不适，她微微蹙眉，下意识地向身边的慕轻歌靠近了几分。

这个细小的举动落在景天眼中，让他的神色陡然一冷，再看向慕轻歌时，已经带上了敌意。

商紫苏下意识的举动，慕轻歌感觉到了，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景天那种毫不避讳的打量。

“哼！”赵南星冷哼一声，上前一步，与慕轻歌一起将商紫苏完完全全挡住，隔断了景天的视线。

景天眼中迅速生出一层薄怒：“你们谁是那位灵级丹师？”

突兀的话，让分院弟子纷纷看向慕轻歌。

景天的目光再度落在慕轻歌身上。即便身边四人同样出众，但他还是觉得这个红衣少年十分显眼，那绝美的容貌让他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原来是你。”景天压住心中的自卑感，语气玩味地说了一句。
慕轻歌神色淡然地看着他，一语不发。
突然，景天脸上的情绪一收，看着慕轻歌，自信地笑了起来：“你敢不敢与我斗丹？”
“这个人还真是毫无忍耐力。”赵南星在慕轻歌耳边低语。
他说的人自然是景天。
慕轻歌微微一笑，满不在乎地道：“是啊，所以被这样的人盯着，实在是无趣啊。”
见慕轻歌不答，景天又开口催促：“你敢还是不敢？”
“为何不敢？”慕轻歌挑眉道。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决定了！”景天冷笑道，随即他又故作大方地道，“看在你刚来的分上，我可以让你来定时间。”
“不必了，现在就可以比。”慕轻歌轻描淡写地道。
“嘶——”她这话一出，四周立刻响起一片抽气声。
景天更是脸色微沉地道：“狂妄。”
慕轻歌觉得自己十分无辜，她真的不觉得要虐个人还要挑个黄道吉日。
早虐早完事，她也好动身离开药塔总院，前往戎国。
她说得十分坦诚，可是在景天和药塔总院的弟子心中，她就是不可一世。
“太狂妄了！景天师兄，一定要狠狠教训他！”
“是啊！景天师兄你可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位师弟，即便是灵级丹师，也太狂妄了，万一被打脸，也是很疼的。”
“景天师兄，教训他！”
“景天师兄一定会赢！什么灵级丹师，恐怕是分院那边自己吹捧的吧！”
“没错没错，咱们总院这么些年都只出了个景天师兄这样的绝世天才，分院是什么地方？不过是穷乡僻壤，怎么可能出个灵级丹师？”
周围人的反应驱散了景天眉宇间的阴霾，让他的嘴角愉悦地弯起，他满意极了。
他抬手，四周愤然的声音缓缓消失，安静下来。
景天看向慕轻歌，见她神色如常，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心中冷哼了一句：“故作镇定。”
接着，他道：“既然师弟那么有信心，我就成全你。若是师兄我不小心胜了，你可不要哭鼻子说是师兄欺负你。”
景天的话引起了一片哄笑声附和声，仿佛慕轻歌就是一个狂妄自负、只会信口雌黄的稚儿。
赵南星目光一冷，就要上前理论，慕轻歌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玩味地笑道：“何必在意口舌之争？”用事实打脸岂不更好？
赵南星依言退下，看着四周嘲讽的目光，眼神变得戏谑起来。

他等着看这些人被慕轻歌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

慕轻歌有完美境界，这个景天注定会输得凄惨。

“既然慕师弟自信不用准备，那咱们这就去约斗的擂台吧。”景天冷笑着发出邀请。

这时，夏天无走上来，站在两方中间，看了身后有些畏惧的分院弟子一眼，对景天道：“交流切磋不在这一日，你且先回去，有什么事，等他们休息好了再说。”

夏天无的维护让景天诧异，他扬了扬眉，深深地看了身侧的商紫苏一眼，对夏天无笑道：“好，那就明日。”说完，他带人离去。

景天一走，分院弟子心中都宛如大石落地一般。

赵南星、梅子仲几人却微微蹙起眉头，看向慕轻歌，似乎在说：还未入总院，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看来，这景天在总院中地位不低。”赵南星对慕轻歌道，说着，他又看向商紫苏，对她道：“紫苏，那人看你的眼神十分不善，这段时间你不要单独走动。”

商紫苏看了他一眼，没有反驳，只是轻轻颌首。

“唉！走吧。”夏天无重重地叹了口气，招呼众人继续向总院走去。

路上，夏天无与慕轻歌并肩而行，小声为她解释：“这个景天是药塔总院弟子中的第一人，所以养成了倨傲骄纵的性子，在总院弟子中唯我独尊惯了，甚至有些长老他都不放在眼里。你一来，他就找上来，看来分院中出现一个灵级丹师让他坐不住了。”夏天无接着道，“他是弟子中唯一的灵级丹师。”

慕轻歌默默地听着，向夏天无问道：“夏长老也是灵级丹师吧？”

夏天无笑了起来：“不错，我是灵级丹师。总院中，除了院长是宝级丹师外，其余的长老都是灵级丹师。”

“夏长老，这个景天不会正巧就是院长的弟子吧？”一旁的赵南星插嘴问道。

夏天无却摇头笑道：“总院有规矩，弟子若是进入灵级丹师的境界，就可以脱离师门，自立门户。景天以前的师父是总院的大长老，景天突破后，两人就断绝了师徒关系。”

因为晋升，就断绝师徒关系，这一点让五人对这个景天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看来，这个人还真是个无情无心之辈，完全不顾念旧情。

“那大长老如今如何？”赵南星又问道。

夏天无叹了口气道：“大长老曾经把景天视如己出，全力栽培，根本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得意门生会那么迫不及待地断绝与自己的关系。从那以后，他就闭了死关，已经三年未出了。”

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五人面面相觑。

梅子仲沉默少顷，抿唇问道：“为何一定要断绝师徒关系？断绝关系和自立门户两者

之间并不冲突。”

“是啊！”夏天无感叹地点点头，“所谓的脱离师门，不过是学成出师。哪怕你自立门户了，也一样可以尊师重道。或许是因为景天的决裂伤了大长老的心吧。”

“那如今，这个景天在药塔中的身份……”慕轻歌看向夏天无。

夏天无沉默了一会儿，才道：“他最近准备进行药塔长老考核。”

慕轻歌挑了挑眉梢，没有再问。

走到院门口，夏天无突然停下，对慕轻歌笑道：“明日你与他斗丹，我等着你挫挫他的锐气。”

慕轻歌莞尔，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道：“夏长老，走吧。”

看不懂她的态度，夏天无只好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总院的院门比之分院还要磅礴大气，可以说，分院就是总院的缩小版。

进入院门后，总院的景色呈现在众人眼前。同样是苍天古树，绿荫环绕，不同的是，在一片绿色中，白玉台阶随处可见，庄严华丽的宫殿也是层层叠叠。

起先令慕轻歌震惊过的药塔分院与总院相比总有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哇！好漂亮！”

“真美啊！”

“好大！”

惊叹之声从后面不断传出。

夏天无满意地点头，对慕轻歌等人道：“跟我来吧，先去你们休息的地方，路上我慢慢给你们介绍。”

“以夏长老在总院的地位，为何会亲自招待我们？”没走两步，慕轻歌就提出了疑问。

夏天无一愣，看向她，突然笑了起来：“果然是个机灵鬼。好吧，我说实话，这件差事是我主动请缨的。”

“为何？”慕轻歌目光一闪，问道。

夏天无故作深思了一番，才亦真亦假地道：“自然是想与你多亲近，看看能不能把你留在总院喽。”

慕轻歌微笑垂眸，随意地道：“长老说笑了。”

夏天无也不恼，干脆顺着她的话道：“你说是说笑，那就是说笑吧。”

“总院与分院一样，分有三塔，同样是炼丹区域、药田，以及弟子居住的地方。你们看到的那些规模较大的宫殿，则是长老及其门下弟子居住之处。”夏天无替众人介绍总院的情况。

赵南星问道：“夏长老，那我们在总院的这段日子，这些地方都可以随意去吗？”

夏天无想了想道：“丹方馆会根据你们腰牌上的等级来决定出入情况，与分院的限制

是一样的。藏丹塔没有令牌不得入内，炼丹室、药田什么的都可以去，也可以去擂台区看斗丹，抑或是自己上擂台去挑战。”

第二日，慕轻歌在分院弟子，还有梅子仲、赵南星、商紫苏、朱苓四人的陪同下，走出暂住的偏殿，前往斗丹的擂台。

刚走进擂台区域，众人就被眼前的人山人海给镇住了。

“这么多人？”朱苓瞠目结舌地道。

环形看台上几乎有六七千人在座，规模是分院的四五倍。

梅子仲也感慨地道：“总院果然是总院。”

跟随在几人身后的分院弟子看到这场面，顿时脸色发白，双腿发软，心中生出一股怯意。然而，当他们看到神情自若的慕轻歌时，又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心中的怯意瞬间就消散了。

“当——当——当——”清脆的钟声突然响起，看台上立即安静了下来。

慕轻歌发现，在一处较高的看台上坐着一些年纪稍大的丹师，他们身上的服饰与弟子的有所不同，似乎是总院中负责教导的长老们。

在其中，慕轻歌还看到四张熟悉的面孔，便是当初到分院看选拔赛的几位：夏天无、苍耳子、元胡、李仁。

看到夏天无对她含笑点头，她也颌首还礼。

负责擂台的长老放下手中敲击铜钟的小锤，缓步走上擂台。

圆形的擂台，直径足有十丈，左右两方均摆放着药材等物，还挂着一个金属球。那个金属球对分院的弟子来说有几分陌生，但是在总院弟子看来，却再寻常不过。

“景天、慕轻歌上台！”负责擂台的长老并没有什么多余的开场语，而是直接叫约斗双方上台。

景天立即站了起来。他站在看台上，如鹤立鸡群般显眼，欢呼声顿时响彻了擂台。

原本是两个人的约斗，不知不觉中却似乎变成了总院与分院的比赛。

那些对景天发出欢呼声的，不只有他的崇拜者，还有鄙视分院的人，他们同样不希望景天输给分院的一个小子，否则他们总院的弟子在分院弟子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

景天从人群中走出，以飘逸的动作上了擂台。

等他站定之后，慕轻歌才迈出脚步，那一身红衫立即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哇！好帅！”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俊美的少年？”

慕轻歌从看台上从容走下，引起了无数药塔女子的议论，甚至不少男子也惊艳于她的容貌，更幻想若这张脸属于一个女子，又会是怎样一种风情。

擂台上，景天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慕轻歌，倨傲的神情中带着几分冷意：“没想到你真的敢站上来。”

慕轻歌好笑地摇摇头：“景天师兄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她的话没有说完，但任谁都能听出其中的讽刺之意。

“哼！”景天冷哼一声。

两人的“寒暄”结束。

夏天无却突然起身，拂袖道：“传院长口谕，景天与慕轻歌之战，将视为药塔长老晋升资格赛。”说着，他看向景天，缓缓说出后面的话，“胜者，成为药塔长老。败者，将永远失去晋升长老的资格。”

他这话一说完，景天的神色立即大变。

他不是傻子，自然听得出话中对他的针对之意。

总院中谁不知道他即将参加晋升长老的考核？如今却将私人约斗和考核混为一谈，若是他赢了还好，若是输了呢？便将永远失去晋升资格？

“夏长老，这真是院长所言？”景天目光阴沉地看向夏天无。

夏天无神情淡漠地看向他，不容置疑地道：“自然。”

“约斗和考核，如何能混为一谈？”景天怒道。要晋升长老的是他，不是来自分院的小子！他输了，将失去晋升资格；但那小子输了，又有什么影响？

夏天无却公事公办地道：“你若是有何不满，大可以找院长说明。”说着，他对景天笑了笑，“还是说，景天你对自己没信心？”

景天一怔，顿时语塞。

“是啊，景天师兄，一起比就一起比呗，那小子肯定不如你！”

“景天师兄，我看你！”

“景天师兄，拿出咱们总院的威风，好好给那分院的小子上一课。”

四周传来的话，让景天无法再说出拒绝的话，否则就是代表他怕了，胆怯了，未战先输。

见景天不说话了，夏天无又看向慕轻歌，问道：“慕轻歌，你可有异议？”

慕轻歌缓缓摇头，没有丝毫忸怩。

她的态度让夏天无十分满意。

负责擂台的长老站在两人中间，仰头道：“请院长大人赐下试题。”

他话音刚落，就见一只鹤从空中飞下，口中衔着一卷绢帕。它降落在负责擂台的长老跟前，低头将口中的绢帕放在负责擂台的长老手中，之后又展翅飞走。

负责擂台的长老摊开绢帕，看到其中的内容时，瞳孔猛地一缩，却很快又恢复镇定。

然而，他这一瞬的变化，还是没有瞒过看台上的长老们。

“院长这是出了什么题，看样子不简单啊！”

“或许院长是真的想要考考这两个小家伙。”

看台上的议论声并未影响到擂台上的长老，他将手中的绢帕公之于众，同时大声道：“这次约斗的丹药是太微寿元丹！”

轰！

看台上，几千人顿时议论起来，就连中间看台的长老们闻之都脸色一变。

擂台上，景天的脸色也是一变，看向那张绢帕上的字，脸色阴晴不定。倒是慕轻歌，一派轻松，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师兄，什么是太微寿元丹？为何他们的反应这么大？”一个分院的弟子凑到梅子仲身后小声地问道。

梅子仲转眸看向坐在身后的师弟们，见他们一个个都懵懂好奇地看向自己，不由得苦笑摇头：“我也不知。”

他只是高级丹师，又怎么会知道灵级丹药？

赵南星低声道：“看来，这太微寿元丹不好炼制，否则那景天的脸色也不会如此难看了。”

“太微寿元丹，凡是服下此丹者，无论受了多重的伤，哪怕是不治之症，也能延寿十年，但是十年之后必死无疑。太微寿元丹，每人一生只能服下一次，多服无用。院长有令，这一次考核的内容，就是炼制出一枚太微寿元丹！”

擂台上的长老的话，替分院的人解了惑。

擂台上的长老看向景天和慕轻歌，问道：“太微寿元丹的难度很大，即便是成为灵级丹师几十年的长老们，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炼制成功。其成功率，据药塔统计，大约是十分之一。如今你们只有三次机会，你们有没有问题？”

景天抢在慕轻歌前面说：“没有。”

慕轻歌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十分之一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十次炼制中，大约只有一次能成功，而现在，约斗规则最多只允许炼制三次。换句话说，无论是景天还是慕轻歌，都要把成功率提高到三分之一，才有胜出的可能。

如此难炼制的丹药，也难怪擂台上的长老在看到绢帕上的内容后会大吃一惊了。

“好，既然如此，现在就开始吧。”擂台上的长老说完，退到了一边。

两人的桌面上早已经备好了三份炼制太微寿元丹的药材。

擂台上的长老宣布开始后，景天和慕轻歌都没有急着开始，而是认真地检查桌上的药材。

朱苓发现，景天在比赛之中似乎变了一个人，那种刻入骨子里的倨傲之气被收敛得干干净净。

她低声对身边的赵南星道：“看来，他能成为总院弟子中的第一人，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赵南星微微点头：“炼丹光有天赋不够，还需要累积足够的经验。这个景天比起刁兀更加可怕，他不仅有着绝佳的天赋，而且在炼丹时还能做到不受外物影响。你看他，在长老宣布开始之后，他对慕师弟便再无挑衅之意，而是专注于手中的药材。”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朱苓突然道。

“什么？”赵南星诧异地问。

朱苓扯了扯嘴角：“恶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天赋还很勤奋的恶人。”

赵南星愣了愣，笑道：“这句话总结得不错。”

将近千种药材一一检查完毕，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时辰。

景天已经先一步取出了自己的丹炉放在桌上，然后将挂在桌上的金属球打开，一团火苗冉冉升起。

慕轻歌诧异地看着景天将火苗丢入丹炉中，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是乡巴佬。

“主人，那是兽火。有些灵兽体内蕴藏着火丹，将火丹取出后，就能作为火苗使用。兽火比起凡火来要高级些，也能提高炼丹的成功率。不过，兽火远远比不上异火，它们在异火面前只有臣服的命。”慕轻歌的脑海里响起了萌萌的声音。

这一番科普让慕轻歌的神色恢复如常。

将手中最后一株药材检查完毕后，她也取出了自己的丹炉。

只是……

当她那个黑漆漆、造型畸形的丹炉出现在众人眼前时，看台上立即爆发出一阵哄笑。

“这是什么鬼？”有人震惊地道。

亦有人笑得流泪：“哎哟，笑死我了。这是从哪儿拿出来的黑炭头？要用它来炼丹吗？”

“小黑”的出现，成功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分院的看台上，赵南星苦笑着对梅子仲道：“看吧，我就知道当他拿出‘小黑’时，会造成什么样的轰动效果。”

梅子仲也是无语苦笑。

他倒是没有看轻“小黑”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慕轻歌被四周的讽刺和嘲笑声包围。

梅子仲在心中叹息一声，看向慕轻歌的眼神里却泛起了隐约的温柔。

擂台上，景天也震惊于慕轻歌拿出的丹炉。他冷笑着讥讽道：“慕师弟是太穷了吗？连个像样点的丹炉都没有？要不要师兄我送你几个？”

他傲然地看向自己的丹炉——

古朴的铜色，精美的雕刻，炉身上的图腾显得神秘而霸气。这样的丹炉才是丹炉，与慕轻歌的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多谢景天师兄的好意了，只不过这个丹炉是我在分院藏丹塔中得到的，我想，能放在其中的丹炉，定然不会是凡品。”慕轻歌随意地道。

景天目光一闪，又打量了慕轻歌面前的“小黑”几眼，讥笑道：“果然不是凡品。”丑得不凡。

“分院藏丹塔中居然会有这样的丹炉？难不成是误把一些废弃丹炉送了过去？”中间

看台上有长老小声议论。

然而，这个时候没人能给他答案。

就算是真的误放了，谁会承认？

李仁看向夏天无，揶揄地道：“夏长老你十分看好这个慕轻歌，只是不知如今他拿出这样一个丹炉，能炼制出什么丹药。”

夏天无没有反击，而是看着慕轻歌面前的“小黑”，若有所思。

擂台上。

擂台上的长老似乎也有些看不起慕轻歌的“小黑”，皱眉问道：“慕轻歌，为了公平起见，老夫给你一个机会，可需要换一个丹炉？”

慕轻歌沉默了一下，对擂台长老微微一笑：“多谢长老好意，不必换了。”

见她坚持，擂台上的长老便没有再劝说。

慕轻歌学着景天的样子，拿起金属球，将其打开。

果然，金属球里藏着一颗燃烧的丹，上面的火苗冉冉升起，温度比之凡火丝毫不差，甚至更加稳定，也更加炙热。

这就是兽火？

慕轻歌凝视着兽火，火光映照在她绝美的脸上，让她的脸显得明暗不定。

兽火不似凡火那般红，而是带着淡淡的蓝色。从中，慕轻歌还感受到了丝丝灵气，仿佛这些灵气是支撑火苗继续燃烧的关键。

慕轻歌对着兽火出神的这一幕落在景天眼中，让他眼底的不屑更浓。连兽火都未见过的炼丹师，在他眼中，与乡野村夫没有什么不同。

与这种人比试，实在是自降身份，哪怕这个人是灵级丹师也一样。

慕轻歌将兽火倒入“小黑”中，蓝色的火苗瞬间伸出火舌，舔着“小黑”的底部。在丹炉预热的过程中，可以将药材研磨成粉。

对面，景天已经开始了研磨的步骤。

他没有用工具，而是直接用灵力将药材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慕轻歌用余光看到他的灵力是淡蓝色的。

“蓝境初阶。应该是刚升入蓝境。”慕轻歌在心中默默评价。

慕轻歌研磨药粉的动作并不像景天那么华丽，她依然是用手一握，手中的药材就变成了药粉，丝毫没有灵气波动，就像是靠肉身的力量来研磨药粉的。

这一点，当初去分院观看选拔赛的四位长老早已经见识过，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惊讶，反倒是那些不认识慕轻歌的长老，对她直截了当的研磨方式产生了几分兴趣。

“单靠肉身力量就能将药材研磨成粉，此子对力量的把握看来不弱。”

当慕轻歌将最后一种药材研磨完毕时，景天那边还剩下三四种药材没有研磨完，他看向慕轻歌，眼中隐隐有些不服。

明明是他先开始研磨的，为什么慕轻歌却比他先完成？难道他比自己强？

此时，慕轻歌站到“小黑”旁边，将手放在丹炉的边缘，感受它不断升高的温度。少顷，她低语道：“小黑，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好好炼丹。若是你敢掉链子，我就把你拿回炉重造！”

这番威胁的话似乎起了作用，慕轻歌感觉到从“小黑”身上传来轻颤，甚至有一道晦暗的光芒一闪而过。

突然间，“小黑”身上金光大作，刺眼的光芒穿透了它黑乎乎的身子，向四周射出。黑色的物质不断从丹炉上剥落，露出里面红彤彤的一片。

不仅如此，丹炉的造型也在慢慢改变，从一个畸形慢慢变成了矩形……

慕轻歌震惊地看着，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她刚一退开，一股灼热无比的火焰就从“小黑”外皮剥落的地方蹿了出来，迅速将其包裹，然后缓缓升了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丹炉受不住高温，裂了？”

看台上的弟子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一幕落在中间看台上的众位长老眼里，却让他们震惊得站了起来，失声喊道：“焚天炉！”

传说焚天炉是药塔总院的镇塔之宝，它似乎来自天外天，并不属于临川。

据说用焚天炉炼丹，不仅可以保持药材中的灵力不消，还能将丹药炼制到几近纯粹的地步。

而且，焚天炉极有灵性，不仅会藏拙，还会自己挑选主人，非主人用它来炼丹，根本连炉鼎都无法开启。

渐渐的，焚天炉变成了药塔的一个象征，被放置在药塔总院的藏丹塔中，小心保存着。

不料，某日打扫藏丹塔的长老却意外地发现焚天炉不见了，此事当时就引起了药塔上层的震动，只是消息没有传到弟子之中。

眼下，慕轻歌手中那个黑漆漆、毫无品相的丹炉，居然在点火之后发生了如此变化。

“焚天炉！居然是焚天炉！”李仁眼中闪过一丝妒忌，双眼死死地盯着在空中不断旋转、黑色外皮不断脱落的“小黑”。

“真的是焚天炉！”夏天无也震惊地道。

元胡皱眉：“焚天炉怎么会在他的手中？”

苍耳子也从震惊中回神：“这件事必须立即报告给院长。”

这种混乱迅速向四周蔓延，很快，整个看台上的弟子都察觉到了不对。

“长老们怎么了？”有些弟子好奇地发问。